

臺灣女性登山史

講座日期／112年3月4日

文／林玟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教授兼學務長）

1977年，《戶外生活雜誌》刊登〈五十年前第一批登上玉山的女孩〉，造成臺灣岳界很大的好奇，這是林蔡婉女士書寫1927年臺北第三高女攀登玉山的過程，以及她參與登山的心境。多張照片亦顯示女學生身穿裙子踏入原始而深邃山林的畫面，看來既新鮮又有趣。

重塑女體：臺灣女子體育的展開

一個世紀前，臺灣女性受到長年禮教錮習，使得纖細柔弱之軀和溫柔賢淑的形象被視之為美，加上纏足箝制，影響生活的空間和活動力，她們無法登山，也被禁止入山，社會更存有女性登山代表不潔的觀念。

隨著日本治臺實施體育教育，臺灣女性藉由「放足運動」使身體得到解放，突破傳統觀念和生理限制，逐步從事體育運動。大正年間，「登山熱」開



▲《臺灣日日新報》刊載臺北第一高女學生登頂新高山的照片。（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26）

始發燒，女性擺脫社會設定的藩籬，將觸角伸入山區，探索層巒疊翠的山野。

「走」出校園：女學生接觸臺灣山岳

駐臺灣美國領事也是教育顧問阿諾德（Julean H. Arnold）夫人，於1907年10月攀登玉山，被喻為首位攀登臺灣高山的女子登山者；不過受到較多關注與報導的，則是由日籍女生首開先例的女學生登山。1917年，臺北高等小學校160名女學生至陽明山實施郊外教學；翌年2月，臺北高等女學校試辦300多名師生攀登大屯山，又於1920年2月引領550人再登大屯山。較多臺籍女學生的彰化高女亦於1922年登八卦山。

高等女學校注重課外活動，紛設登山部門。臺南高等女學校首先於1917年成立「登山部」；後續包括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高雄高等女學校、臺中高等女學校、嘉義高等女學校、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花蓮港高等女學校等，亦設置相關部門，女學生得以透過學校體制從事登山活動。

以「登山」為題的課文也出現在女子學校教科書。1919年《女子高等國語讀本》卷二「新高山」，1922年《中等教科女子國語讀本》卷二「蕃地紀行の一節」，均在文中強調高山的意義或地理環境，鼓勵登山活動的進行。

邁向高山：登上頂峰的女性

1924年7月1日和10日，彰化高等女學校和臺南高等女學校分別由教員帶領女學生挑戰玉山。《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特別推崇彰化高女，柔弱女子克服蠻荒山林的恐懼，發揮驚人的體力和意志，令人印象深刻。臺南高女則以詩歌詠讚玉山，刊登於該校的校友會雜誌。

1926年6月，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和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的日籍女生相攜登上玉山，臺灣日日新報社活動寫真班隨行，攝錄其登山過程，同時報導相關新聞。1927年，臺籍女學生較多的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也發起攀登玉山的壯舉，經過層層篩選，教職員和12名女學生於7月成行，同行者尚有臺灣教育會的活動寫真班，沿途進行攝影。

上述女學生們辛苦登上玉山頂峰，均獲難忘體驗。下山後或舉行市民講座，或是登山慰勞茶話會和發表會，分享經驗，也強調長久處於卑微地位的女性，在社會保守眼光下攀登高山，具突破性發展。拍攝的紀錄片則分別於臺北新公園和萬華龍山寺放映，供民眾觀賞，根據記載，觀看一高女和二高女登頂紀錄片的觀眾高達三萬人。多數女學校因舉行登山活動順利，乃將攀登高山列為每年學校行事，直至日治末期。

1926年，橫跨政府、學校和民間的組織「臺灣山岳會」成立，已出現女性會員。1930年代，女性進入山岳有增多傾向，臺灣山岳會常務理事千千岩助太郎特別提出適合女性的十個登山行程。

1935年，臺灣日日新報社於7月17日舉辦「女性登山家座談會」，可看出女性登山的日益普及化。

柔弱又剛健的重層意義

從參與登山的服裝看來，女學生身穿白上衣制服、西式打褶裙，戴罩有白布的臺灣斗笠，手拿金剛棒，腿上有綁腿，穿足袋或草鞋，背雙肩或單肩小背包，一路裙裝的打扮，維持了傳統社會期待的價值觀和優雅特質。之後，順應時勢發展，裙子改為燈籠褲、長褲，或運動服裝，但這已是日治後期了。

「柔弱」的女性可以登上「蠻荒」山岳，是被肯定的。除了精神層面的修鍊，也能學習知識，並形塑日本國民性格的身體與精神。但因女性參與登山時的諸多保護和照顧，反而呈現其附屬性。不過，登山活動鼓舞女性勇於接受體力的考驗，對於蟄居一方天地的她們而言，格外具有意義。當她們站在山岳頂峰，擴展新視野外，也是身體解放的新契機，更以健康女體與剛健精神的形象見諸大眾，突顯「新女性」與傳統女性不同的樣貌。☞



▲1940年，彰化高女的女學生穿著褲裝登山。（圖片提供／彰化女中）